

## 北外滩风景对话

黄阿忠

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水域的界合,弯弯曲曲分割了两种颜色,江河相拥,楼宇相连,城市的风景在这里展开。上海大厦、邮电大楼、浦江饭店与沿黄浦江畔南去的被誉为建筑博览的外滩,和陆家嘴一团扎堆的金茂、国贸、上海中心等建筑,形成了一个三角,集过去、现在以及可以展望未来的风景,蔚为大观。

如果从高空鸟瞰,黄浦江的流向形成了一个“S”型,像是易经的太极八卦图,陆家嘴、外滩,左右为两极。往南为南外滩、而以外白渡桥为界,朝北就是北外滩,一个个方向,安置了一个个点,充满了无尽藏的审美玄机。

构建都市最为主要的元素是建筑,街道和水域,那是城市的一个个景点,也是一片风景。

去北外滩看看那里的风景。

上海大厦原来的名字叫百老汇,配上横架在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在东方明珠、上海中心、金茂大厦等高楼尚未矗立起来之前,是上海的地标;早些时候的旅行包上都印有这两个标配的图案,以示上海,并风靡全国,大家以提这等图式之包为荣。外白渡桥上原先还有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或许这也一道风景。直耸的大楼,纵横的电线,构成了图画;汽车的喇叭,叮当的声音谱写了城市的序曲。

作为一个城市的风景,它的存在是因为地域、历史,还有它的风情、审美。

一百年前建造在苏州河边的邮电大楼,其设计楼层的高低、线条的舒展都妥帖地安排在这幢建筑之上。大楼前四川路上一条横跨苏州河的桥与之匹配,这样就有了各个角度的画面,特别适合水彩、油画的

表现,晨曦薄雾中我曾坐在四川路桥埠画过写生。蕴含诸多绘画元素的邮电大楼一百年来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今天大楼屹立,审美依旧,仍然吸引着许许多多历史学家、建筑师、画家,同它聊天,与之对话,把它画在图画中。

如果在上海大厦顶楼的阳台上俯视,那更有气势,一条苏州河蜿蜒向东汇入黄浦江,两边大楼以各种造型,很自然地融入整体空间,记载了城市的岁月。阳台上有一块铜牌,上面镌刻了许多国家领导人、元首、总统登楼的签名,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历史;朝北是低矮的鳞次栉比的红屋顶,镶嵌在已经建好的疏密匀称的高楼之间,比之那些大楼云集,密匝排列的城市显得透气、接地气。那是具有审美的鸟瞰图,也是一片具有独特视角的风景。

忽而想到了“变化”两字,这世界上原本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一切皆有可能,有变才有化,有化才有境。我想起了黄浦江畔的另一片风景。

苏州河汇入黄浦江朝北其西侧拐弯这一溜水域是著名的上海货运港区。那是一个通往全国,乃至世界贸易往来的窗口,也是一个货轮停靠的码头。码头上货运车来车往,装卸工人上上下下,龙门吊摇东摇西、浦江汽笛声长声短,构成了一片繁忙的景象。这一片港区是一道风景,引得无数文学家、摄影家、艺术家来此采风,搜集素材,获取灵感。

这是我们这座城市历史的记忆。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都成了历史,都变成了记忆。

装卸港区的北面是公平路客运码头,当时十六铺的客运码头跑宁波、峡涇、沈家门;北外滩的公平路码头朝北跑青岛、

大连。那年去青岛下生活就是在公平路码头坐船的。我记得很清楚,三十几个小时,船上过一夜,早上起来到甲板能看见碧蓝的海,那是我第一次证实了海是蓝色的,在脑海里挥之不去。那港区、码头也不知道去过多少次;那里的风景也不知道画过多少遍。

古人云:水不潺湲则谓之死水,云不自在则谓之冻云。一切事情都是发展的、延伸的、流动的,港区、码头的华丽转身,便是一种流动。它不仅盘活了拓展经济脉搏的运转,并把一处处风景绽放出一朵朵盛开的鲜花。东大名路上的原来上港五区如今成了国际航运中心,原本停靠万吨货轮的码头,变成了几千宾客客上十几层高的邮轮。我第一次坐万吨邮轮去日本、韩国也是从这里出发的。那个椭圆形的候船厅特别有现代感,站在高高的甲板上眺望城市,心潮澎湃。

长阳路上摩西会堂那一排红砖墙房子,当年接受了几万名逃离纳粹迫害的难民,成了犹太人的诺亚方舟,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如今这里打造了一个纪念馆,记载了那段时光,颂扬了北外滩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马路对面的白马咖啡馆留下了岁月的印痕,那片风景也成了我们,以及那些犹太人后代对那段历史的记忆。

风景承载着历史,她可以让我们触景生情;风景是风行时尚留存的一种装饰,她让我们融入现代的生活;风景是自然与天地构成的一种精神,她让我们思索奋进;风景是一泓碧水荡漾和白鹭掠过滩涂与诗性所汇成的境界,不断撞击我们的灵魂;风景是蓝天白云与夕阳余晖同心情碰撞的一种融合,从而调节心态,漫步、悠游;风景绮丽如画的自然,自然风物增添了生活的情趣;风景闪烁着光辉,映照过往云烟,四季不停地转动,换来盎然生机。

城市装满了记忆,记载了流年,岁月把风景记忆,流年与风景对话。

## 蝉鸣如雨

王太生

顶风一丈,是说蝉在高处,把尿洒到树下行人身上,“噗”——喷出一团水雾,自个儿溜走了。

从这棵树上,飞到那棵树上,而且有点居高声自远的意思。

这些蝉,是齐白石笔下的蝉,透明羽翼,纤毫毕现的足,鼓腹而鸣;赵少昂笔下的蝉,线条俊朗,身形俏丽。

少年时,我在老城西门外捕蝉,把一块桐油丝,沾在竹梢上,那根细细的竹子,伸入密密的柳荫丛间。那些长得好看的深褐色的蝉都喜欢贴在皴裂的老柳树皮上,蝉翼是透明的,我们总是想办法,将它们从高处粘下来。

粘蝉最舒服的姿势是骑在大柳树上,或坐在墙头上,将脖子伸得老长老长,像鹅似的。有时候会淋到蝉从天而降的一场尿,捕蝉的少年在低处,而蝉在高处,在上风口,往往逃走时,会撒下一泡尿,没头没脑地洒在树下粘蝉少年的脸上。

少年在树下忍受着一泡尿。这泡尿,顶风一丈,自高处而下。撒在人脸上是怎样的感觉?就是一头雾水,没心没肺,猝不及防,也不容商榷。

城市的蝉,在每个人的眼中,有不同的理解。

有人在网上发起了一项调查,你在家乡淋过蝉尿?你认为这座城市哪里的蝉尿最多?你认为蝉尿对人体有害吗?

小学生在作文里写道,蝉撒尿,它是为了飞走时,减轻自己身体重量。蝉在夏天口渴,喝了好多好多果汁,那些纯天然

的饮料。刘大爷楼下有一棵老梧桐树,每年夏至以后,枝上爬满蝉,小生灵在树上撒尿,弄得树荫下的路面湿漉漉。“蝉鸣如雨啊!”刘大爷却觉得别有一番情趣。

画家老徐坐在树下喝酒,蝉在他头顶

撒了一丈尿,老徐并不讨厌,反而笑眯眯地端着酒杯在吟诗:你这凡间的天露,从天而降,撒得是那样欢腾,那样有气势。

夏天的蝉,它们除了有撒尿的丑行之外,亦有美感。比如,附作在树上的蝉蜕。蝉一动不动地贴在老树皮上,老树皮沟壑纵横,贴在老树皮上,浑然一体。不仔细辨认,很难发现。蝉蜕,微黄的,曾经是蝉住过的小房子,就在不远处。

蝉在野,老树苍郁,枝叶含烟,树皮散发水气。树梢上有蝉,树尾接近地面草丛的部位,沾着三三两两的蝉蜕。这不是普通的野地场景,而是生命的昭示,蝉与蜕,天地相接,首尾相衔。

雨水充沛,以另一种形式——汁液,在树木奔流。蝉吮汁液,饮得凶猛,也排得放肆。

可以大胆地想象,在古代,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会遇到一场飘飘悠悠的蝉雨吗?他们浴蝉雨后,该有怎样的感受,会把这些当作题材写进诗吗?

因了浑然天成的音孔,蝉只要鼓足力气,它就会成为一个夏天忘情的歌者。那个音孔自然而然地震颤,发出的声响划破天空。

蝉的羽翼,透明、轻薄、精致,流畅的动线,是交与夏天的仪式。蝉与柳树搭配,合成一个夏天的美图。

汪曾祺在《夏天的昆虫》中说蝉,“曾捉了一只,养在一个断了发条的旧座钟里,活了好多天”。他小时候用蜘蛛网,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戳成三角形,用线绑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结满了蜘蛛网,很黏。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搦,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字里行间流露了对昆虫的心动。

城市的蝉,加入某些元素,便有了艺术的质感。老徐说,他想画一幅画,一个梳着葫芦瓢儿的顽童,举着一根竹竿粘蝉。蝉在高处,少年在树下。蝉撒尿,劈头盖脸地洒在仰面朝天的少年身上,少年指指脸,已进入忘我境地,全不介意,更少在乎。

蝉与节气,少年与蝉,顶风一丈,诗意飞扬。那幅画,有丰子恺漫画的味道。

## 静看丝瓜爬蔓

宫风华

白石老人83岁时画作《丝瓜》中,焦墨挥就的竹篮中横陈着数条丝瓜,笔墨清淡萧疏,丝瓜的纹络线条淡淡相宜,一股勃勃生机跃然纸上。细细品味,丝瓜的青气扑人鼻息。一种生活的气息。

夕阳濡染,暮色清凉而欢悦。我喜欢搬把藤椅,坐在丝瓜架下看书,品茗,书卷似故人,佳茗似佳人。沐阵阵清风,吸缕缕幽香,披浓浓绿意,思绪飘忽,不知今夕何夕。抬头看葳蕤枝叶间修长的丝瓜,像蘸足笔墨的绵长一笔,一道道长长的笔墨,堆积起来,像柔软而甜蜜的往事。

丝瓜花明艳的,在清晨的微风里轻颤,落进眼里,漾出一天的舒朗心情。丝瓜透着一股清幽幽的草木气息,如成熟的村姑。翡翠雕刻的枝藤和叶蔓玉臂勾引,缠绵悱恻。硕大肥厚的叶子,正面墨绿,背面石绿,线条粗犷,叶脉清晰,形似枫叶,大如南瓜叶。

丝瓜花比菜花还要明艳,摄人心魄的明黄,五瓣儿,沾着花粉,蕊蕊黄得透明,极具秀雅之气。丝瓜花恣情地展露自己的青春和妩媚,招蜂引蝶,笑傲晨昏,浓郁的芳香醇酒般弥漫了吉祥的村庄。

乡下村妇摘丝瓜时,在一根芦竹的细藤绑上镰刀,探进密叶间丝瓜的根部,勾住茎,往下用力一拉,哧啦一声,一条直挺挺的丝瓜“啪嗒”掉在地上。村童忙不迭捡起来,抱在怀里咧嘴笑,有丰子恺漫画意味。

丝瓜是农家餐桌上的常客。丝瓜蚕豆汤美味爽口,汤汁浓稠如奶。母亲善烧丝瓜豆腐汤,青白相间,色调清新,入口,



风景似画

汤青 摄

集序  
风

唐西林 书

软滑爽口。若是掺进几把馓子更好,丝瓜吸足了馓子上的油,搽一筷嚼嚼,香糯可口,油而不腻。弥漫着独特的乡野气息。味道飘逸清俊,有探触清水如镜、绿柳拂月的宁静境界。

丝瓜羹米汤入口鲜甜滑润,各种美味汇入其中,犹如一团香辣的火焰在舌尖舞蹈,脸灿桃花的人儿,水草一样鲜活、清冷。嫩丝瓜本身有一种清淡之香,素炒或素煮均好吃。与荤相遇,锅内翻动着形、神、气、韵,绿肥红瘦,铺陈一锅锦绣,衍生一片明媚。

枯干的老丝瓜,你能在它残瘦的身影上看到深邃的时光,清香的心事,撼人心魄的灵魂。晒得干干,洗洗碗筷,澡堂擦背。闻听浙江慈溪出产的丝瓜络以色白、丝硬、挺直而热销欧美各地,心中不免欣然。

某日,我徜徉湘西古镇,朋友说,山中寺庙素食里,有一道菜叫“紫竹莲池”,食料

即是丝瓜。亲往食之,汤色雅净素淡,滋味清鲜醇美,缓缓饮下,颇有一种吃久了膏腴肥甘,怀想菽稷稻粱的厚味,心境澄澈,见山是山,看水是水。

故园丝瓜,只需一抔土、几瓢水、几排架,便恣情攀爬、火爆开花、慷慨挂果,温润着恬淡平和的乡村生活。丝瓜质朴如村妇,于绿意婆娑中,乐享温润舒坦的简单幸福,感受岁月的朴实与人生的安好。丝瓜的绚烂和静美如同身着棉服的市井布衣,闪烁着母性的光辉,把谦恭、悲悯这样的词汇,镌刻在心壁上,用一生的柔软光阴去阅读。

张爱玲曾有个夙愿:在老去的时候,要一个人静看丝瓜爬蔓。

此刻,伫立葱茏的丝瓜架下,夏日晚风清凉熨帖。凝望霞光掩映的硕长丝瓜,凝望驮背脚脚剥光阴的祖母,内心翻涌一股乡愁的味道,就像水边丽人正在你耳边啾啾低语,令人心心里一片波光旖旎。

《松江老字号》征文选登

## 我记忆中的回民馆(上)

沈松棠

上下两层,上层主要是办公和放原材料用,只有十几个平方米;下层西边临街是熟食间,3米进深,约四五个平方米,供应熟牛肉、羊肉、羊脚等;熟食间东边是两扇玻璃大门,“回民馆”三个大字在大门和熟食间上方。玻璃窗上写着八个字:本店清真,外菜莫入;熟食间南边是售票处和店堂,店堂靠两边放七只方桌,每桌周围放四条长凳。再里边用矮墙间隔,上面是玻璃窗,东边开扇门,一直到河边都是厨房间,约有七八米进深。厨房间东边是一排烧烟煤的大灶,最南边是一只大接口锅,一年四季都不

断火地烧牛羊肉,旁边一口大锅煮面条,再边上的是烧菜的灶台灶。西南角有拆卸整只羊的地方。厨房正中放着一张大操作台,旁边是块大砧墩。

回民馆职工以回族人员为主,有阿訇王振海、原长桥街上大麻子饮食店对面卖羌饼和羊肉锅贴的徐开明,挑着羊肉担子走街串巷高喊“噫,卖羊肉欧”的矮又胖的绍兴人鲍金泉,还有孙玉琴等人以及“羊肉十人组”的部分人员。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回民馆新吸收青年职工,人员状况才有了改变。这时,回民馆有职工约20人,分

为早晚两班,晚班人较多。

回民馆早晨供应羌饼、葱油饼、牛肉包子、阳春面、羊杂汤等。中午到晚上供应羊肉锅贴、羊肉汤、浇头面(阳春面上加洋葱牛肉丝等菜肴)、两面黄炒面,还有炒牛肉丝、牛肉片、炒三鲜等菜肴。

回民馆的葱油饼是用热水和面,制作时加油、盐、葱花,煎时放少量油,油被饼吸收后再放油,反复烘煎至两面金黄,此饼葱油香味浓郁,吃口软糯,有层次耐嚼,深受顾客欢迎,每天早上都要排队购买。不像现在有的葱油饼用温水和面,成品放油中炸煎的,中间没有油,吃口发硬。羊肉锅贴是回民馆的当家品种,馅心用羊肉加调味品后再添加切碎的洋葱调制而成,煎时就香气扑鼻,每天要用一包多面粉,做两三千只锅贴,一到晚上是一锅连着一锅地煎,有时半夜12点还关不了门,最晚到凌晨2点多钟才收场。